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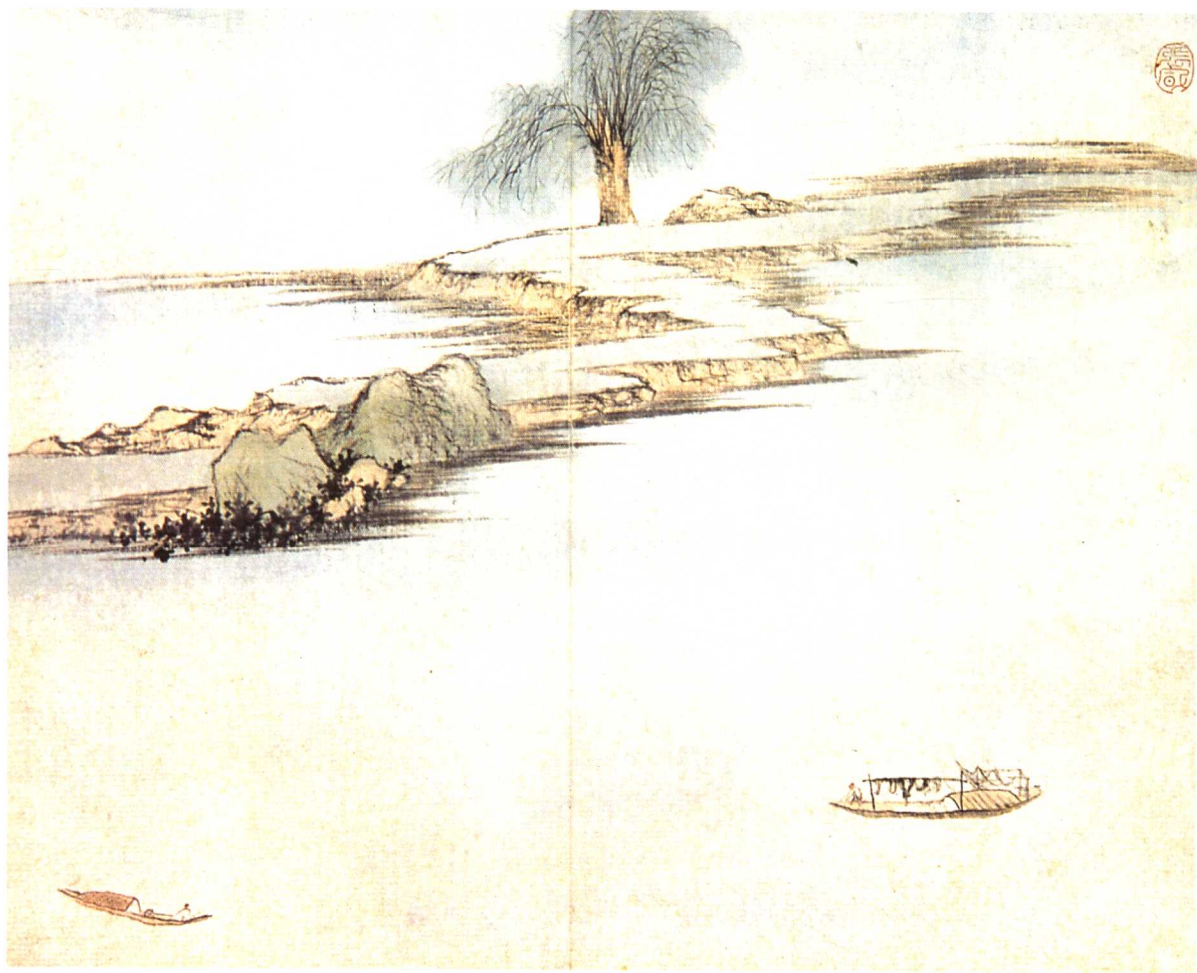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painting style 2006 · 卷2

策划：张修竹 主编：怀一 执行主编：子游

畫風







崔大忠 真山图 136 × 68cm 纸本墨笔 2005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painting style 2014 · 卷2
畫風

策划 / 张修竹 主编 / 林... 执行主编 / 子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风 / 怀一主编.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6.3
ISBN 7-5410-2836-3

I. 画... II. 怀...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693 号

[画风]

策 划 张修竹
主 编 怀 一
执行主编 子 游

责任编辑 李咏玫
封面设计 二月书坊
技术设计 李玉明
责任校对 陈 旭
责任印制 赵 微

出版发行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四川美术出版社 (成都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 张 13.75
图 片 282 张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10-2836-3 / J · 2048
定 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68100057

畫風



9 787806 066010 >

【画廊推荐】

范扬 / 004
李津 / 005
林海钟 / 006
赵跃鹏 / 007

【画风综述】

画风大家谈 / 008

【艺术市场】

高山流水久绝音 / 013

【艺术产业人物】

访华晨拍卖总经理·甘学军 / 018

【大丰杂说】

朱新建对话阿城 / 024

【国画文库】

我们怎样看中国画 / 030

【画之家】

朱振庚 / 035

【探访画家】

吴悦石 / 063
边平山 / 084
胡石 / 098
于水 / 114
吴湘云 / 129

【国画中坚】

明璜 / 146
崔进·雷苗 / 156

【国画同道】

孔戈野 / 177
张子康 / 179
李文亮 / 182
高英柱 / 184
崔海 / 186
朱雅梅 / 188
刘明波 / 190
怀一 / 192

【易英点评】

范扬 / 194
武艺 / 195
刘进安 / 196
李文亮 / 197
常朝辉 / 198

【国画教学】

李绪广 / 200
赵炳茂 / 202
闫春炼 / 204
一然 / 206
逯国胜 / 207
庄辉 / 208

【画人笔记】

于水 / 209
章燕紫 / 210

【作品选刊】

杨海宽印象 / 145
误读少白 / 214

關之所在
 筆之所至
 文之墨戲
 如出己
 乙酉范揚
 畫記



范揚畫
 筆之所至
 文之墨戲
 如出己
 乙酉范揚
 畫記



范扬作品
 二月画坊 推荐画家
 电话：010-84832923



自画像



李津作品



「二月画坊」推荐画家
电话：010-84832923



林海钟作品



「二月画坊」推荐画家
电话：010-84832923

赵跃鹏于西溪河上写秋塘水满图



甘棠信主人赵跃鹏于西溪河上写秋塘水满图
 时年乙酉年秋至杭城多雨也



赵跃鹏作品



「二月画坊」推荐画家
 电话：010-84832923



painting style [画风综述]

《画风》 大家谈

2005年10月20日

北京·二月书坊

边平山/职业艺术家

于水/《北京晚报·星期六周刊》艺术总监

徐佩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观察》杂志社编辑

孔戈野/职业画家

胡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画家

高英柱/职业画家

李文亮/《藏画》主编、画家

崔海/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辑、画家

陈子游/《画风》执行主编

彭筠/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硕士

怀一/二月书坊艺术总监、画家

摄影：陈子游

录音整理：彭筠

怀一：《画风》这本书费了我们不少劲儿，但书出来以后还是有许多不足。我和子游在天津的时候，戈野就在电话里跟我说了很多意见，其他朋友也都提出了许多看法。出版社对这本书寄予了厚望，有关稿子的事，袁社长还来北京看过，其中一篇以为有争议的文字，袁社长特意嘱咐撤掉。今天请各位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请大家给我们把把关、掌掌眼，能把这本书编的更好。平山先生是出版界的元老了，先说说吧。

边平山：总的来说，我觉得以后《画风》的水平不能低于第一辑。这本书在现在的美术读物中应该算是编的很干净的一本。不光设计得漂亮，内容上也没有掺杂什么水分，选稿颇为认真。我把这本书拿给一些朋友看，他们也都非常赞赏，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渴望。接下来应该考虑如何将这本书办得更具有学术性。学术性在这里我指的是要高雅一点，现在市面上形而下的读物太多，形而上的太少了。我先讲这么多，于水先生说吧。

于水：我觉得这本读物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气，再一个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格调。至于存在的问题，我自己的想法是：每一卷是不是可以“画风”为主题进行主题性操作。比如说，如果这一期决定以院体画为主题，那么主打的院体画的内容就应占到70%左右——包括院体画方面最好的画家及其作品，最好还有一些艺评家的批评言论。这样，每一卷的主题就较为鲜明。而就这一卷目前的状况看，各个画家之间的整体联系还不太够，每个栏目之间的关联性也不够紧密。这本读物现在看来，可能它更需要一些和时代或者和目前的美术状态相关联的内容和主题，这样会使书中的内容更有当下性。文字上，我觉得非常好，朱新建的访谈非常精彩，阅读的口感很好。目前不论编杂志还是编书，都一定要强调阅读的口感，无论你的理论多么高深，一定要便于阅读。我们做报纸的总是要强调阅读的吸引力，阅读的快乐。总的来说，很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刚才说的就是自己的想法。

怀一：大家随便一点，有什么感触都可以告诉我们，多提一些反面意见。

边平山：我再说两句吧，现在你们有《藏画》、《聊摘》和《画风》三本书，三者应当是一个整体，所以在组稿时也应具有互补性。九十年代以前最好的美术刊物，我认为应该是《江苏画刊》，因为作为一个刊物，它起到了窗口的作用，当时选发的一些作品争议性很大，它告诉我们当今社会的画家们都在干什么，但自己并不发表过

多的意见。还有一本就是《读书》杂志，很讲品味，很斯文，每一期都值得玩味。所以刚才于水说的是很有道理的，编者应该真实地告诉我们现在的画家到底在干什么，而这恰恰也是读者希望看到的。另一方面，文字决不能简单化。从1949年解放开始，中国的美术读物大都属于“扫盲”性质，清一色的看图识字，有时还不如看图识字，最起码人家还是这面是画，那面是字儿，我们现在把它都印在一面，猜都不用猜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编书的时候一定要形而上一点，要探讨一些更高层次的内容。所以我一上来就说，以后不能再低于这个水平，再低就无法接受了。

怀一：就是说这本书已经到了底线了。

边平山：不是这个意思，以后肯定会越办越好。怀一也是喜欢弄文字的人，所以文字上问题不大。那么选画上呢，好的画都选完了，你还能选什么？换句话说，好的画不一定是好画家画的，但好的画家一定是画好画的；好画家画的好画很容易找，但好的画你能不能找到？这就考验编辑的眼力了。他可能不是个好画家，但他会偶尔画出很好的画。我们在名家里面选稿特容易，列个表就完了，但要发现人才就特别难。

怀一：好，能不能发现新人是《画风》以后要做的事。

边平山：对。我是就刚才于水说的要加强文字的问题往下说，如果《画风》能把《读书》和《美术》杂志上一些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比较恰当了。

怀一：现在文字其实很难做，上一卷就遇到这种问题。拿到稿子，不好；重写一遍，又不大可能，画家本人也会不满意。

边平山：编辑是对书负责，即使面对的是前辈、老师，如果不符合要求，照样可以改。我做编辑的经验是：宁可得罪差的，这样起码好的会赞赏你，只要你坚持下去，差的就不敢说你好；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包容差的，那么好的也会反对你，人人都反对你。

怀一：现在是刚起步，有些东西比较被动，得迁就一些，往下可能会有一定的主动性了。

边平山：这只是一方面。另外，对刊物的文字我们得有一个分类，一类是像朱新建那种写得很好的小品文，属于值得玩味的，还有就是实话实说，这也叫好。尽量减少胡吹的文章，论文笔，文笔不好，说实在，又不实在，这种文章太多了。

于水：这种实际就是“八股文”，前面摆个画家，后面跟篇文章，全都是说好，甭管是评论家还是画家朋友



左起边平山、于水、徐佩君、李文亮、孔戈野

写的，都特没劲。一本书要么就是给专业人士看的，要么就是给大众看。就目前来看，《画风》应该是给圈内的专业人士看的，所以就得把那些圈内人不想看的东西尽量砍掉。

边平山：是啊，我们现在都看腻了，所以我说一定要分类，一种就是朱新建那类的，现在可以写这种文字的人还是有的，像刘二刚、徐乐乐、王孟奇，等等；还有一类可以摘取经典文章，古代有很多好文章，哪怕你摘录一段《世说新语》，好看就行；还有一类，就是介绍新人的文章。也可以对评论文章进行摘录，一做摘录，编辑就可以进行删减了，你可以把其中很实在的话挑出来，哪怕只有一句。比如，“这是一个很刻苦的画家”，那最起码是句真话。另外还有一类就是记者的访谈，这类文字通常都很实在。一定要把这个分类的阶梯弄清楚，何为编辑？如果一个编辑只是单纯地剪贴，不成为编辑，编辑的责任就是要审，文字要审，画也要审。

怀一：现在的画家本身对文字的深浅无法把握，拿好的当坏的，坏的当好的，有时不好把持。

边平山：文字不好的画家，就派自己的记者去，文字做出来就看你们编辑自己取舍了。要把握住，让这本书保持干净。

怀一：看来我们任务艰巨啊。

边平山：只要把阶梯分清楚，编的时候日的性就会非常明确。如果是二刚、新建的东西，基本就不用改了。还有就是于水刚才说的主题性，但主题可以有两种，一种就是突出的主题，像学院派啊，等等；还有就像《读书》那种无主题，也是个大主题。

于水：《读书》属于书评类，可以没主题，什么书都可以评嘛，但《画风》还是得有主题。比如这期以朱新建为中心，主编首先得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然后，从各个角度使主题变得丰满、立体。正面的言论，反面的话语，甚至可以人为地制造一个矛盾。有矛盾才会有人关注，主题才会鲜活，否则画家就被湮没了。当今是信息泛滥的时代嘛，突出主题很重要。

边平山：于水其实还是在强调编辑的责任。

于水：对。比如说，你可以找出历史上朱新建被骂的各种记录，当年叶浅予拄着拐棍在中国美术馆骂朱新建，等等。编辑是要贯穿历史和现代，平面和纵深的。所谓“编辑英雄的时代”，编辑才是信息时代的英雄。很多人认为杂志不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完全错误！杂志应当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努力去建造一个思想的外壳，然后才可能获得学术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左起高英柱、崔海、彭筠、胡石、怀一



李文亮：如果要这样做，画家的配合就很重要了。

于水：举平山为例，我们给平山20个版，但决不能像其它书那么简单地搁上他的文字和图就了事，而是精心策划一个有关宋代花鸟画的专题，同时加入的平山的花鸟，后面再跟一些艺评家的言论，甚至再附上拍卖师的市场分析，设计一个颇有意味的框架。这种文化上的商业运作，画家一定会人感兴趣。只要策划方案能使画家的利益最大化，能在美术界产生影响，画家就一定会完全地投入和配合。如今是一个斗智斗勇的时代，编辑一定要同时具备商业智慧和文化智慧才行。

边平山：于水的意思是，编辑其实是个很专业的职务，里面涉及了社会的诸多方面，因此做编辑一定要特别的投入。

于水：再举个例子，以前我们联系宝马公司，希望他们在《北京晚报》上投广告，但他们认为“宝马”这个品牌完全不需要在我们的报纸上制造广告效应。于是我们策划了这么一个方案：“宝马”在中国是一个被重毁的品牌——它是贪官的专用车，是彩票丑闻的主角，等等。一经刊登，宝马公司立刻找到我们，同意投放广告。接着我们再为他们做一套方案，让买宝马的名人还说自己开宝马的感受，树立车的品牌形象。然后再跟一个策划，将宝马和国内其它同价位的品牌进行比较，指出其优势何在。最终，宝马公司非常满意。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一个画家也许很难打交道，但用这种方法就可能成功。

怀一：于水先生的经验对我们非常重要。佩君在《美术观察》工作，也是个有经验的老编辑了，看了《画风》有什么想法？

徐佩君：现在国内的美术读物很多，自生自灭的也很多，能维持下来的都很不容易。所以，韧劲非常重要，一次不行，就两次，只要肯下苦功夫，很多问题反倒可以迎刃而解了。对于刚才于水先生说的思路，我有同感。我最近一直在做《美术观察》，因为它是官方性质的刊物，所以必须保持体制下的姿态，束缚也就相对较多；但《画风》比较自由。所以组稿的时候，尽可能地将各种角度的言论汇集起来，人为地制造出一种矛盾，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从目前来看，文字的可读性还是很强的，但份量显得轻了一些，底蕴上弱了，这方面得再下点功夫。

孔戈野：其实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怀一的观点还是很明确的。但要是完全按照编辑的思想去做这本书，可能会比较尖锐，很多画家会被排斥在外，以后门槛可

以稍稍降低一点。《画风》一定要落清楚自己究竟要张扬什么。现在很多所谓有名的画家大都是“皇帝的新衣”——人人都说好，甚至有些画家根本就认为他就是学术的代表。如果你们要坚持自己的编辑观点和思想，那很多融不进来的就干脆不要它。如果在艺术圈里有一小部分是必读这本书的，那就是成功了。因为，美术不是全社会的事。

边平山：所以我刚才说，好画不一定是好画家画的。编辑是个很专业的活儿，有时候就好比一个伯乐。我经常能看见一些非常好的画，而且不是什么好画家画的。可是呢，没有人给他们声张，这就是眼力的问题。即使把画家展开立体来做，却要把握一个度。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讨论齐白石，那我肯定是骂不出来，就算是骂也要会骂，要把握格调。

李文亮：可关键问题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好画家就那么一些，做几期就没了，但书还得继续往下编，哪有那么多好画家？

孔戈野：干脆，以后做一个推荐画家的专栏。

边平山：问题的关键在于做编辑的要把发现的好东西想方设法地宣传出去，世上就黑白两道，画家也是一样，要么就玩形而上，要么就走形而下。

怀一：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文言我读着觉得特别可怕，如果作者无法把握文言的旨要，还不如说些大白话，原来读前人的辞赋怎么觉得那么舒服，现在读一些画家发过来的文言，有时会哭笑不得。

高英柱：是否可以组织画家来写文章，规定一个题目，每人写一篇，譬如就写《秋》。

孔戈野：那不跟学画的时候画静物一样了，每个人面前一个瓶子，画出来倒是都不一样。

边平山：对，你发现好画的时候，点评几句，就放在画的旁边，这样读者会看见什么才是主编眼中的好画，在读者心里形成一种暗示。哪怕一个字都行——“好！”。记得有次，老季（季西辰）评周韶华的画，就写了几个字“不知者无畏”，我觉得非常好。就像过去毛主席、鲁迅作眉批，话也不多，但精辟独到。

徐佩君：但我的感觉是，现在好画与坏画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区分标准了，名字就是个符号。如果抛开市场，单纯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每一本读物都肯定生存不下去。有再雄厚的资金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

孔戈野：而且，如果你说太多不好的话，有几个君子画家能吃得消■



二月书坊·大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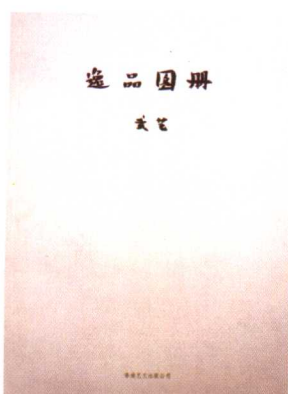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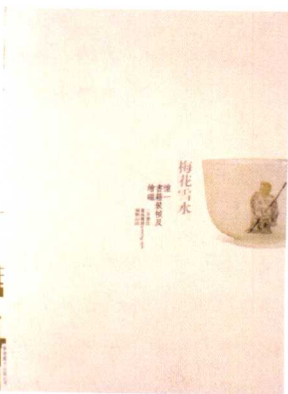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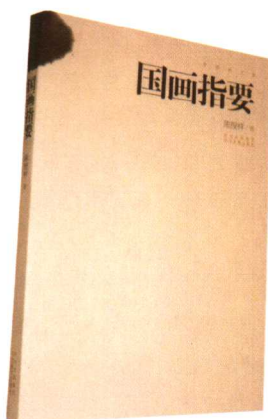
《韩羽手稿》

《朱振庚手稿》

《边平山手稿》

24开 16p

2006年1月版



二月书坊 推荐书目

中国画文库《国画指要》陈绶祥/著/32开/209p/2006年1月版

《画风》第1卷/16开/216p/2005年10月版

《藏画》第1·2卷/16开/216p/2005年10月版

《梅花雪水·怀一书箱装帧及绘磁》/32开/20p/2006年1月版

《逸品图册》武艺/著/32开/36p/2005年10月版



华晨拍卖会现场

谢稚柳先生素以雅量宽厚闻名艺坛，在他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以书画过从与诗文酬唱而相知相交的艺坛名宿，数不胜数。譬如与张大千的交往，从早年的相互砥砺，耳鬓厮磨到解放后的海天阻隔，二人阅尽世间冷暖而交情未减。这段世纪情缘，早已成为艺坛交口传颂的佳话了。今年，恰逢谢老辞世八载。我在编辑《谢稚柳诗画选集》时，发现先生的佳作以各个时期馈赠好友的占绝大多数，其中有几幅赠与潘伯鹰的画作，俱是谢氏早年的精妙之品，且从未发表。斯人已去，遗爱长存！谨以此文来纪念这两位诗画奇才的君子交谊。

谢先生与潘先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谢稚柳以其出众的才艺被于右任选中由关务署调入检察院，并出任检察院秘书一职。当时的检察院人才济济，可以称得上是文化艺术的殿堂，年轻的谢稚柳自然是如鱼得水，受益良多。他与包括沈尹默、乔大壮等人在内的许多耆旧过从甚密，其中与潘伯鹰因为年齿相近，而最为会心。谢稚柳从学于清末江南四大宿儒之首的钱名山先生；潘伯鹰则出于桐城国学大师吴北江先生门下，年仅弱冠即以小说《人海微澜》声名早播。二人俱都烂熟文辞、称雄藻翰，有着非凡的国学修养。加之谢氏擅画、潘氏善书，丹青翰墨、文采风流，一时传为美谈。选集中所刊的《渚岸清秋》就是1949年谢稚柳为潘伯鹰北上的壮行之作。解放战争后期，潘伯鹰担任章士钊先生的秘书，主持国共和谈的工作，所以才有北上之行。此作款署：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调啸阁作此以送伯鹰道兄北平之行，弟稚柳。钤盖“谢稚柳印”白文印、“稚柳”朱文印。此作写江南景致，坡岸以淡墨作短皴及苔点，是董巨一路的遗风。江岸树竹的图式显然已摒弃了宋人的遗影，掺入江南画派平淡娴雅的意蕴，树干以秀健的笔触略施皴染，彰显墨韵。在江岸的芦苇丛中，几只芦雁或静立梳羽、或翻飞上下，尽现江天浩淼，闲

适幽静的境界。作者把宋元的古法由表及里地加以揉和而为我所用，既具备南宋的骨体，更俱文人画“平淡趣高”的情怀。设色则是取法王希孟、宋徽宗等，青山红树、生趣盎然，色彩丰富厚重而墨痕依稀可辨，在笔情墨韵中透露出作者畅快愉悦的心境。笔者尝览谢氏早年设色之作，总觉厚重古雅而不乏轻快明丽，细细审之，大多以白粉铺底而后罩以赭石，再施以石青石绿之类，层层罩染。此法大约是谢氏精于鉴定，长年浸淫古人原作中体悟得来，可惜今人多不以为然！《古松幽篁》亦是同期稍晚的作品。款署：古松幽篁效元人笔，鱼饮溪堂记，谢稚柳戏墨。钤盖“谢稚”白文印、“稚柳”朱文印、“杜斋”鸟虫篆白文印及“烟江画阁”白文印。全幅纯以水墨写成，在画幅的中心部位以宋人形神兼备的森然格法写就一株苍然挺峭的古松，虬枝密柯、郁勃经岁而雄肆劲健。坡石的画法也是“下笔即见凹凸”的宋人法度。唯有在笔墨的运用和丛竹的处理手法上，有意参用了赵孟頫等人雅致蕴藉的意韵，使全幅气息古拙而不怪诞，超迈而近乎情理。此时的谢稚柳由唐、五代俯视宋元，在画理与画法上可谓炉火纯青，几欲与古人扛鼎雁行了！潘伯鹰对此作一见倾心，而密藏有年，并题诗曰：“涤砚生玄珠，落此墨璀璨。休疑化蛟龙，只余霜雪干。”第二首曰“铜柯满苍蘚，挺立任麈风。青盖如蓬葆，居然有发翁。”潘氏以画中的古松来自况，表明了当时自身的境遇与不屈不挠的节操，意味深远，与谢氏的画意颇为妥贴。在谢稚柳艺术创作和画理研究的艰难苦旅中，潘伯鹰始终是知心的解音之人。所以谢氏所赠与的画作，都能代表一个时期的较高水平，绝无应酬之笔。

谈到谢、潘二人的才情诗笔，更是以书画家的敏锐洞察力而独树一帜。谢稚柳幼年即好诵吟李长吉诗，并效法其体。后工绘事，所作多为触景生情，由物及人的即兴题跋。其诗句清雅隽永、意味悠长，多有神来之



· 14